

惊 蛰(二首)

□绿人

其一

稻草人一冬的梦呓
被溪水里的鸭声津津乐道

土地的一缝门窗打开
阳光就循迹进来

越打望 我就越认定了
三月是油菜花的家

清晨的那些鸟鸣
早已在奔忙了
把曙光播下

其二

一声酣雷的懒腰
伸醒了三月
花儿更精神了
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都开满了
争宠赶趟儿

父亲更是急不可耐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争余生的春光
在好雨过后
赶他的锄头和扁豆
侍弄那些垄坎

在这时节
只有那风儿最放眼
在阳光里
翻燕子的剪尾
荡柳丝秋千
拂油菜花儿的金浪
吹面不寒

阳光突然就明媚了人的眼。
鳞次栉比的楼房,一片儿亮得晃悠悠,
一片儿还躲在别家楼房身后阴沉着脸。昨日还是淅淅沥沥滴滴答答的雨,今儿一早,东方就有了太阳的影儿,照得半边天有了喜色。窗外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是哪家铺子开张?绷不住往窗外探: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街道比往日多了些拥堵。

那几日有疑似病例,隔壁楼被封、街道被封,那楼前驻扎着几顶帐篷,戴红袖章的人尽管用白口罩蒙着脸,仍然可见表情严肃。夜归时见到辆120的车,心中忐忑不安,焦急地摸摸脸,幸好,口罩还在。连深呼吸都怕吸进病毒,只敢浅浅呼吸,口罩里是憋闷的水汽。

幸而警报解除。原来四通八达的小区出口仍然只留一处,出门特绕。然而这样好的阳光,有风轻轻柔柔从玻璃缝隙里钻进来,撩拨着我的心。再瞅瞅楼下人,口罩蒙了半边脸,他们的眼眸却格外靓丽,连发丝都闪着亮光。胆子肥起来,武装好,出门去。小区的出口,广播日复一日重复着注意事项,测体温、登记,我往郊外走。

大道平阔,四野温润,阳光倾泻在我身上,每个毛孔都舒张开来,肆意享受着久违的暖阳。碧空如洗,白云纯净。甩开膀子疾走,阳光下,我的身影一颠一荡,欢快如少年。一株樱桃树开满洁白的花儿,舒展着筋骨,和阳光亲热地打招呼。一只斑鸠在枝上跳跃,震得树枝哗哗作响。

野地里,清明艾毛茸茸的叶片上挂着水珠,泛着炫目的光芒。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脚不由自主踩进去,手在绿油油的叶片上抚摸,顺着茎掐掰。嫩乎乎的叶片上带了晒热的风,在我手心里摇晃。眼前似乎就有了热气腾腾的清明艾粿,嘴里似乎就有黏黏乎乎软软糯糯的清香滋味,津液就打着旋儿从舌根翻卷至口腔。母亲每年都做许多清明艾粿,有甜的,有包腊肉馅的,翠绿翠绿的。我急冻在冰箱里,随时随取。《诗经·采芣》里说:“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其中的艾,可能是端午艾蒿,但也可能是清明艾,做好这样的吃食送给心上人,岂不更解相思?

母亲做的清明艾粿能解我口馋。刚出笼的艾粿冒着热气,用竹签子、筷子插着吃,糯软、香甜,滋味独特。冷却的糖艾粿

沈姐决定,今年春节回老家去过年,其实城里距她老家村子也就20多公里,也算就地过年吧。沈姐在医院做了核酸检测,问村里干部,可以回来过年么?村干部说,要回来就回来吧,不过不要到处打堆。沈姐说,没问题,我能做到。

沈姐在城里一家医院干护工6年多了,去年,她接手了一户人家的“订单”,护理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老人脑梗以后瘫痪在床,已认不得家人,但内脏器官尚好,面色红润,饭量不错。沈姐把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那家人很是满意。今年春节,那家人把老人接回家过年去了,大年初年没回老家的沈姐,决定回老家村子里去过年。

春节里的大街上,平时的熙熙车流,在大年初一这天就开始缓缓退潮。初一上午,我来到沈姐的村子,她早生好了炉子,正炖着风干萝卜腊猪蹄,勾人的味道弥散在院子里。年味浸透过的村庄,在暖暖春阳下,苏醒了平时慵懒的身子。

这些年的春节,我喜欢往乡下跑,总觉得在那里能够寻到纯正的年味,尤其是那些山里的葱郁植物,让我平时日子里显得严谨的心房,也开花散叶,在农历的春节里春光乍泻。

大年初三这天,我陪城里的老韩回到了我们共同的老家。山冈上,枝叶覆盖的湿润泥土气息,瞬间贯通了我和老韩的肺腑,这是永远储存在心里的故土气息,春



可以煎着吃。把粿切薄片,锅里抹点油,将瘦身版粿一片片贴在锅里。油滋滋作响,热气腾出,把粿翻转一番,煎成略略的金黄色。不一会儿,薄薄的粿上浸润了若有或无的油,香气顺着蒸汽散在空中,往人脸面上敷。顾不得烫,拈一片来吃,香脆中带着绵软,唇齿间皆是清明艾的香气。把手里的艾草放在鼻间细嗅,果然,清香扑鼻,还带了阳光的味道。

春阳才是它们的知音啊。我看到一朵开花的清明艾,亭亭玉立,花蕊嫩黄。它的每片叶子都奋力弹开,带得整株草都在飞扬。从茎到叶到花,全都仰头往天空飞奔,撒了欢迎接阳光。脚下的地,都热了三分,热气钻进鞋里,不经意间,脚趾缝里都洩了热气。

野地里也有开花的响铃草,间或在清明艾间,在阳光下摇头晃脑。白色的花,小小的一串串三角形的果实。记得把果实连带的茎撕裂,但不撕断,摇动草,可以发出微响,所以,我们叫它响铃草。据说响铃草学名是荠菜,荠菜可以包饺子、凉拌。清明艾是草,荠菜冠以“菜”,身价上涨,被许多人爱戴。幼时读张洁《挖荠菜》,对荠菜就有一种向往。经过反复比对,最终认定村人叫的响铃草就是荠菜。当然,用于餐桌上的荠菜最好是开花之前,嫩嫩的、绿绿的,采来焯水凉拌,淋上藤椒油,别有一番滋味。

总之,经过春阳的洗礼,连草都有了市场。譬如折儿根,躲在响铃草间,酡红的叶刚冒头,却贪婪地吸收着阳光。它们的根,

悄无声息在地下滋长。这样的折儿根,带了太阳的气息,有田野泥土的香气。市场有卖大棚生产的折儿根,白白胖胖,叶尖上点点嫩芽,卖相极好,吃来却不是心心念念的味道。少了春阳、泥土的滋润,折儿根就不再是折儿根了。就好比车间批量生产的工艺品,外表光鲜亮泽,毫无瑕疵,却少了手艺人的匠心。是的,整齐扎捆、化了妆的大棚折儿根,缺少的就是心。野地里生长的折儿根,香中有甜味儿,那是太阳的香气、田野的香气。它们在春阳下舒展筋骨,自由自在生长,有蚂蚁陪伴,有春风吹拂,有牛鸣鸡叫。它们的呼吸中有喜悦,那种喜悦带了骄傲和野性。阳光给了野生折儿根挑战市场的信心,它们的身价,比那些化妆成千娇百媚的网红脸高出许多。

地里有人在扯白萝卜。萝卜叶碧绿细长,萝卜又白又胖。我赞一句:“好大的萝卜!”扯萝卜的大妈笑脸相迎:“扯几个萝卜回去吧。”阳光下的萝卜带了点泥,很俏皮。想要,又有点矜持。我问:“不拿去卖?”大妈麻利削去萝卜缨子,说:“不卖不卖,没那功夫。受疫情影响,儿女都回不来,吃不了,你拿些去。”我乐不可支跑进地里,从包里掏出油纸袋装萝卜。我为自己带有装备而庆幸,也为今日阳光而雀跃。说完“谢谢”,我拎着一袋萝卜往家里走。

阳光追着我,让我有了涔涔汗意。路边有一树红梅仍然灿烂,粉红的花,热闹而欢实。热烈的春日终于来了。想起单位里通知去打新冠疫苗,我想,那些躲在雾霾里的魑魅魍魉,终会败在阳光下。

春节温度

□李晓

节再次被唤醒了。我和老韩坐在一棵松树下闲聊,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是他去世了10多年的父亲,黑白照片上的老人,目光深沉,眼袋堆积。老韩说,那年春节老父亲躺在城里医院的病床上,已无法行走,他特地回老家从松林里带回一袋土,老人伸出五指,一把抓着土,嘴里喃喃,眼眶里滚出浑浊老泪。老韩在春节归来,带着父亲的照片,一起完成一次返乡之旅,给我感觉,这父子俩至今还寄居在同一颗老灵魂里。

我和老韩坐在山梁上,说起一些故土景象,忍不住眼圈泛红,比如风吹稻浪香满一个村庄、满山羊群以为白云落地、一家有事全村人赶来帮忙的纯朴民风。当然,故土草木深,不用刻舟求剑去要求故土原地等待。故土气息依然在召唤,比如从外地打工回来的童年伙伴姜哥哥,他们把资金投入到了乡土上,开始实施乡村振兴的行动。还有从前的邻居刘老三,从城里回来给青苔覆盖的老房门配了一把新锁,老屋里锁着的是锄头、镰刀、簸箕、风车等农具,锁着的,是过去岁月的发黄记忆。初三晚上,在姜哥家吃了土灶中柴火炖的山蘑菇老母鸡、红薯粉炒腊肉肉,这些早年的乡间食物,而今已成为接通故园的食物信号,也成为我们一生的食物信仰。

半夜,老韩在室外氤氲的夜雾中醒来,他听见村子里传来哞哞的牛鸣,老韩翻

了翻身子嘟囔出声:“哦,今年是牛年嘛。”

大年初四上午,去给三奶奶瘦小的土坟燃起了香烛,往年春节回老家,她总要摩挲着去黢黑的土灶上给我煮上几个荷包蛋,或是端上一碗烫嘴的粉条炖肉,笑眯眯地望着我吃下,漾开的满脸皱纹,就如她屋后坡上的松树皮。隐藏在山里褶皱处的坟冢,摇曳着香烛,程老头家50多岁的傻儿子,也长跪在祖宗坟墓前磕头祭拜。这是山里过年的庄重传统仪式,天幕里那些逝去亲人的面容,在春节里再次栩栩如生。

山里手机信号也不好,我总担心一些来自城里的电话接不到。我们这些回到老家的城里人,在城里眺望着天际线的故土方向,而一旦回到故土,又心痒痒地怕随时失去一些生活里已成为惯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世俗的人生,无法割舍无法逃避。

初五上午,我到机场去送一个外地友人回广州,有蒙蒙春雨飘洒,我伸出舌头,卷了卷落到舌头上的雨水,酒一样吞咽下去了。仰望飞机轰鸣着腾空而去,隐入云层,我想,这架飞机其实也是一只连线风筝,一头牵着都市,一头系着友人的故园老家,那是血液里一直没有停止沸腾的精神原乡。

流淌在春节里的温度,够一年的时光来发酵了,寄托着我们深沉的牵挂,温暖的祈福。